

政治讲义

嚴官嚴復演說

政治講義

上海商務印書館刷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新編

陶保霖編

現 行 法 制 大 意

七角

吾國現行各種法律制度新舊互見參考頗難是編遵照自治研究所課程將各項制度述其概略一以現行為斷凡宣統二年二月以前所頒法制詳舉靡遺分別款目提綱挈領最為醒目凡自治審判各研究所法政各學堂及中學堂之授本國法制者皆極合用即一般國民欲求法政普通知識亦不可不一讀也

本館圖書彙報函索即寄贈

內地購書可用郵票代錢另章有程載彙報中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宣統二年十月四版

(政治講義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纂述者

侯官嚴

復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京師 奉天 龍江 天津 濟南
開封 太原 西安 成都 重慶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瀘州 長沙 常德 漢口 南昌
蕪湖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 翻 印 必 究 ※

政治講義自敘

嚴先生曰。余治天學。至於有明之世。波蘭人歌白尼。盡破地靜天動舊說。證地爲日周行星之一。歲歲繞日。與諸緯彗孛同以定時循軌。卽日亦非常靜不徙者。羣從圍繞。太陽居中。以空游懸行。趨於御女。蓋一出入息間。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喟然歎曰。偉哉科學。五洲政治之變。基於此矣。蓋自古人羣之爲制。其始莫不法於自然。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有其至高者在上。以爲吾覆。有其至卑者居下。以爲吾踐。此貴賤之所由分。而天澤之所以位也。乃自歌白尼之說。確然不誣。民知向所對舉而嚴分者。其於物爲無所屬也。蒼蒼然高者。絕遠而已。積虛而已。無所謂上下也。無所謂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故隨地皆可以爲極高。高下存乎人心。而彼自然斷斷乎無此別也。此貴賤之所以不分。而天澤之所以無取也。三百數十年之間。歐之世變。平等自繇之說。所以日張而不可遏者。溯其發端。非由此乎。且天演者。

時進之義也。古之人發此者二三千年。中西載籍莫不有考。然而最後百年。其學乃大盛。得此以與向之平等自繇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於謀新。而率舊之思少矣。嗚呼。世變之成。雖曰天運。豈非學術也哉。雖然。尙有說焉。夫背苦而向樂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惡惡者。人性所同具也。顧境之至也。苦樂未嘗不並居。功之呈也。善惡未嘗不同域。方其言樂而苦已隨之。方其爲善而惡已形焉。夫人類之力求進步固也。而顛躓齟齬。乃即在此爲進之時。其進彌驟。其塗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俛俛無歸。或以滅絕。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導其機。必忍焉以須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之不敢存。又況富貴利行之污者乎。夫而後有以與時偕達。有以進其羣矣。而課其果效。惡苦則取其至少。善樂則收其至多。噫。此輕迅剽疾者之所以無當於變法。而吾國之所待命者。歸於知進退存亡之聖人也。乙巳十

二月二十六日

政治講義

第一會

不佞近徇青年會駱君之請。謂國家近日。將有立憲盛舉。而海上少年。人懷國家思想。於西國政治。所與中國不同者。甚欲聞其真際。不揣寡昧。許自今日爲始。分爲八會。將平日所聞於師者。略爲諸公演說。非敢謂能。但此所言。語語必皆有本。經西國名家所討論。不敢逞臆爲詞。偏於一人政見。數會以後。諸公將見此是格物窮理實事求是之學。固無慮意見之偏。宗旨之謬也。

查政治一學。最爲吾國士大夫所習聞。束髮就傅。卽讀大學中庸。大學由格致而至於平天下。中庸本諸天命之性。慎獨工夫。而馴致於天下平。言政治之學。孰有逾此者乎。他日讀論孟五經。其中所言。大抵不外德行政治兩事。兩事者儒者專門之業也。然則諸公今日。更何必舍其家雞。而更求野鷺乎。

雖然。諸公來意。不佞有以微窺。蓋緣生於二十世紀之中。當天下開門相見之會。親見外

洋學術事理。有實比吾國進步爲多者。又數年以來。異說紛起。或稱君臣之倫爲可廢。或謂吾人向稱唯一無二之法制。每爲西人所不由。而其衆亦未嘗去治而就亂。是其所以然之故。必有可言。故欲知西國見行政法的實如何。以與舊聞者比較。使論議有所折中。諸公之意。非如是乎。

此意甚佳。但有不可一蹴而至者。蓋政治一宗。在西國已成科學。科學之事。欲求高遠。必自卑邇。故當開講之始。不妨先告諸公。欲得真知。先須耐性。且講科學與吾國尋常議論不同。中有難處。一是求名義了晰。截然不紊之難。二是思理層折。非所習慣之難。故或言者視爲無疑。而聞者猶或待辨。有時語意已極明白。而猶以爲深遠難明。或自謂已悟。而去實甚遠。今不佞惟有極力求其顯易。用一名義。必先界釋明白。若有未卽領會之處。每期開會之先。祈諸公卽便坦然質問。不佞當依次作答也。

今夕所論。未及政治本題。乃先言政治與歷史相關之理。此語自表面觀之。似若無甚奧義。雖然。俟聞吾言。始知其中大有新理也。蓋二學本互相表裏。西人言讀史。不歸政治。是

謂。無。果。言。治。不。求。之。歷。史。是。謂。無。根。諸。公。無。謂。此。是。陳。言。須。知。十。八。世。紀。以。前。已。有。言。治。不。由。歷。史。者。希。臘。時。如。柏。拉。圖。最。後。如。盧。梭。此。二。人。皆。諸。公。所。習。知。其。言。治。皆。本。心。學。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是。故。本。歷。史。言。治。乃。十。九。世。紀。反。正。之。術。始。於。孟。德。斯。鳩。至。於。今。幾。無。人。不。如。此。矣。我。們。中。國。論。史。多。尙。文。章。故。實。此。實。犯。玩。物。喪。志。之。弊。雖。然。外。國。亦。有。然。者。故。當。前。說。出。時。或。謂。以。歷。史。爲。科。學。材。料。者。文。章。之。美。必。不。及。前。而。紀。述。無。文。卽。難。行。遠。云。云。然。此。皆。明。於。一。方。之。論。不。知。史。之。可。貴。在。以。前。事。爲。後。事。之。師。是。故。讀。史。有。術。在。求。因。果。在。能。卽。異。見。同。抽。出。公。例。此。不。獨。讀。史。宜。爾。卽。仰。觀。俯。察。人。欲。求。智。莫。不。當。然。尙。憶。東。坡。有。言。後。生。讀。史。當。作。數。次。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求。治。亂。盛。衰。之。故。則。專。意。在。此。而。置。其。餘。他。日。再。讀。或。爲。地。理。或。爲。官。制。或。爲。詞。章。亦。循。此。法。如。此。學。成。自。然。八。面。可。以。應。敵。其。言。甚。當。此。雖。古。法。至。今。尙。可。用。也。

蓋。天。生。人。與。以。靈。性。本。無。與。生。俱。來。預。具。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內。籀。內。籀。言。其。淺。近。雖。三。尺。童。子。能。之。今。日。持。火。而。盪。明。日。持。火。又。盪。不。出。三。次。而。火。能。盪。之。公。例。立。矣。

但內籀必資事實。而事實必由閱歷。一人之閱歷有限。故必聚古人與異地人之閱歷爲之。如此則必由紀載。紀載則歷史也。

是故歷史者。不獨政治人事有之。但爲內籀學術。莫不有史。吾國或謂之考。如錢幣考。錢幣之歷史也。三通之屬。至於一切之掌故。蓋皆爲史。不僅編年紀事。而後可得此稱。西人於動植諸學。但凡疏其情狀。而不及會通公例。與言其所以然之故者。亦稱歷史。如自然歷史是已。

東西舊史。於耳目所聞見。幾於靡所不書。如李費羅馬史所紀牛言雨血諸事。與春秋之紀災異正同。而史漢書志。劉知幾史通論之詳矣。

而近代之史。置此等事不詳者。亦非盡由人類開化之故。乃因專門之學漸多。如日食星隕。則疇人職之。大水風雹。則有氣候學家。甚至切於人事之刑政。亦以另有紀載。得以從略。如錢幣則計學。瘟疫則醫學。罪辟則刑法之學。皆可不必如古之特詳。大抵史亦有普通專門二部。專門之史。日以增多。而國史所及。乃僅普通者。

或曰。前代之史。所以爲後人寶貴者。不因事實。亦由文辭。顧古史之最以文辭稱者。亦由閎識孤懷。見微知著。其理關於哲學。若第論文辭。則史且不及詩賦。又以其事之重紀實。故其娛人。不及小說家言。雖然。科學日出。史之所載。日減於古矣。而減之又減。終有其不可減者。存則凡治亂興衰之由。而爲道國者所取鑑者。是故所謂國史。亦終成一專門科學之歷史。是專門科學。何卽政治之學也。

有科學。卽有歷史。亦有歷史。卽有科學。此西國政治。所以成專科。問中國古有此乎。曰有之。如老子。如史遷。其最著者。而論孟學庸。亦聖人見其會通。立爲公例。無疑義也。顧中國古書之短。在德行政治。雜而不分。而西國。至十九世紀。政治一門。已由各種羣學分出。故其理易明。而其學易治。

世之有政治。乃五洲不謀而合之一事。其不謀而合者。以民生有羣故。羣之所始。社會通詮。所言已成不易之說。最始是圖騰社會。如臺灣生番之社。西南夷之峒。其次乃入宗法社會。此是教化一大進步。此種社會。五洲之中。尙多有之。而文化之進。如俄國。如中國。皆

未悉去宗法形式者也。最後乃有軍國社會。不佞今所講者。大抵皆此等社會之政制矣。宇宙有至大公例。曰萬化皆漸而無頓。是以三社會之變化。方其始異。若不可分。當始成國。若無異於家族者然。雖爲家族之時。其所屬。常有更大於家族者。譬如近人。叩其籍貫。其人必有姓。有名。有郡望。地邑。最後有國。而所以別異其人者。始全名。其身之名也。姓。其族之姓也。郡望。其所居之地。抑所由出之地之名。而所最有關繫重要者。莫如其國。國者多數衆民所合。而成一特別團體之名也。

是故當知國之爲義。與所居地土之義。大有懸殊。吾國之人。所以於政治之學。國家之義。自西人觀之。皆若不甚分曉者。止緣大一統之故。吾所居者。只有天下。並無國家。而所謂天下者。十八省至正大中。雖有旁國。皆在要荒諸服之列。以其無由立別。故無國家可言。如今云愛國二字。今義與古義絕殊。卽言國家思想。亦非箇中人。真不知爲何等思想矣。今假吾對衆言曰。吾是中國人。諸公試察吾作此言時。意主何義。將謂吾所言者。意主所生長之種族乎。非也。顧此語雖不得以爲全是。要爲近之。何以云其近耶。蓋不佞與四百

兆人粗而云之。固同是炎黃貴種。當其太始。同出一源。設此語宣於倫敦巴黎之間。其意尤爲顯著。吾與彼人。語言不通。形貌有異。宗教不一。所謂黃白二種之分是也。所不得以爲全是者。蓋種族與國。絕然兩事。世儘有種族雖同。不必同國。如今日之臺灣人。南洋各島之洋籍。其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與吾同種族。而不可以爲同國者。又有同國矣。而不同種族。則如往者之朝鮮琉球。今日之滿蒙人。皆與之異種。而又爲一國之民者也。

夫人類之爲分衆矣。治民種之學者。其分法本之外形爲多。如卜魯門拔以色列支孺斯以顚。而今有人。又分之以髮。如云將西人之髮橫斷。其剖面爲橢圓。黑色人之髮。其剖面如腰子小豆。中國人之髮。其剖面成正圓形是已。而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語。彼謂印度與歐人。所以同爲伊蘭種人者。以其言語。推至古音。大概相合。如耕田。如磨麥諸語。如父母君民上帝等稱。其原皆出梵語。所以知之。

顧不佞之意。則不甚謂然。蓋若必用言語。則支那之語。求諸古音。其與西語同者。正復不少。如西云 *mola*, *mill*, 吾則云磨。西云 *ear*, *arare* 吾則云犁。西云 *father*, *mother*, *pa*, *ma*

吾云父母爸媽。西云khan, konig 吾云君。西云Zeus, Dieu 吾云帝。西云terre 吾云地。甚至西云judge, jus 吾云則。云準。西云rex, rica 吾云理。云律。諸如此類。觸處而遇。果使語言可憑。安見東黃西白不出同源。且其分也不在教化甚高之會乎。雖然。種族之異。非邦國之分。邦國之分。別有關繫。不在語言形色。故英美不爲同國。而海袖中諸島之民。其土語往往爲英人所不省者。可以證之。

何以言邦國之分。於人民有最大關繫耶。一因其事爲人類所同有之區分。二緣自有此分。而生出無窮之效果。吾謂人類所同有者。亦以大經言之。蓋社會必入軍國程度。而後乃真有此分。其始只分種族。峒社宗教。但隨地之民。皆覺此身。於一家而外。另有一團體。甄錄治保其身。此種團體。程度高下迥殊。是爲邦國。或稱國家。西文所謂state是已。

邦國之爲團體也。吾人一屬其中。終身不二生死靡他。乃至緊要時會。此種團體。其責求於我者。可以無窮。身命且爲所有。何況財產。但其責求既已隆重。如此故必有至精至嚴至善之法。制行乎其中。此則講治理者之所有事也。

欲識此等團體爲何物。必察其物之所由生。與其團體之逐層進步。進步之際。形式不同。變象不一。此自其內因言之者也。至於外緣。則二團體相遇。其對待相加之形勢。不相得而爲戰。爲尅滅。相得爲聯合。爲交通。此皆有絕大果效者也。內因外緣而外。尙當察其中分子爲何如。蓋人以所居邦國之異。其形體精神。理想行誼。皆從以懸殊。凡此之謂教化。是故充而論之。人類萬殊。由於所居團體之各異。而此團體。卽政治家所指之國家。

雙稱國家。單舉曰國。國之爲言。與土地殊。與種族殊。又與國民國羣等名。皆不可混。諸公應知科學入手第一層工夫。便是正名。凡此等處。皆當謹別牢記。方有進境可圖。並非煩贅。所恨中國文字。經詞章家遣用敗壞。多含混閃爍之詞。此乃學問發達之大阻力。諸公久後。將自知之。今者不佞與諸公談說科學。而用本國文言。正似製鐘表人。而用中國舊有之刀鋸錘鑿。製者之苦。惟箇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對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謹使用。無他術也。諸公務察此意。

政治問題曰。國家。凡是國家。必有治權。而治權以政府爲之。器。故天下無無政府之國家。

政治之論治權政府。猶計學之言財富。名學之談思理。代數之言數。形學之言綫面方圓。而其論國家也。分內因外緣爲二大幹。內因言其內成之形質。結構。演進。變化。及一切政府所以用事之機關。外緣言其外交。與所受外交之影響。

學有問題。乃其正鵠目的。但達此目的。得此正鵠。又將由何種之塗術而後能。諸公知學問之事。往往因所由塗術不同。其得果因而大異。此於講求羣學之事。所繫尤深。蓋其關於人事最爲密切矣。而其物爲人人口頭共有之談。因其習慣。自詭已明。而其實不爾。若謂他物吾或不知。至於國家政府。吾何不知之與有。吾今所欲聞者。政治以何術爲最善。政府以何形式爲最高耳。以此之故。其入手之始。往往不求知物。不問此係何物。而先問物宜如何。其言政也。則先欲知何者應利。何者應害。其言政府也。則先叩何式爲合。何式爲離。夫假以是爲術。則所求之第一事。將在何者爲最文明之國家。最爲利益生人之治制。此吾國言治之書。自古迄今。莫不如此。且不獨吾國然。歐洲十九世紀以前言治之書。亦莫不爾。柏拉圖民主主客論。其職志也。

是故取古人談治之書。以科學正法眼藏觀之。大抵可稱爲術。不足稱學。諸公應知學術二者之異。學者卽物而窮理。卽前所謂知物者也。術者設事而知方。卽前所謂問宜如何也。然不知術之不良。皆由學之不明之故。而學之旣明之後。將術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學。所以大裨人事也。今吾所講者。乃政治之學。非爲政之術。故其塗徑。與古人言治不可混同。吾將視各種國家。凡古今所發現者。如動植學家之視蟲魚草木。然彼之於所學也。初不設成心於其間。但實事求是。考其變相因果相生而謹記之初。不問何等草木爲良。草木何等蟲魚爲良。蟲魚無所謂利害。無所謂功過。而所求明者。止於四事。一。所察日多。視其不同。區以別之。爲之分類。一也。二。一物之中。折其官體之繁。而各知其功用。二也。三。觀其演進之階級。而察其反常知疾痛腐敗之情狀。三也。四。見其後果之不同。察其會通而抽爲生理之大例。四也。

故吾黨之治此學。乃用西學最新最善之塗術。何則。其塗術乃天演之塗術也。吾將取古今歷史所有之邦國。爲之類別而區分。吾將察其政府之機關。而各著其功用。吾將觀其

演進之階級。而考其治亂盛衰之所由。最後吾乃觀其會通。而籀爲政治之公例。諸公視此。吾黨豈有絲毫之成心。惟祛其成心。故國家之眞理可以見。

諸公將曰。異哉所聞。夫動植之學。所可用若前之塗術者。以其物天之所成。而非人之所設也。國家政府之爲物不然。故其治之也。必問其良否。必分其功過。但如草木。區以別之。未見其術之有當也。則不知邦國政府。雖屬人功。而自其大分言之。實游於天演之中。而不覺大抵五洲民人所共有者。其事皆根於天性。天性天之所設。非人之所爲也。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法人薩維宜〕國家非製造物。乃生成滋長之物。夫旣屬生成滋長之物。則天演塗術不能外矣。

更有進者。夫世之勤勤於一學。孰不有意於人事之改良乎。顧求至美之物。而卒至於無所得。或所得者。妄而生心害政者。其故無他。坐用心躁耳。故言天學。而淪於星命。言化學。而迷於黃白。言政治。而乃主民約。皆此類也。

苟必始於知物。則所由必內籀之術明矣。內籀必先考求事實。考求事實則一切如羣學。